

JMLC

Journal of Maritim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JMLC*, Vol. 1, No. 2, 2026, pp. 311–321.**

Print ISSN: 3107-1821; Online ISSN: 3107-183X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mlc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jmlc260229tiwml

HIEP
Academic Publishing

论西方海洋文学在日本的译介
——以《鲁滨孙漂流记》与《海底两万里》为中心

莫嘉茵（Mo Jiayin）

摘要：明治维新后、甲午战争爆发前，在启蒙思潮助推下，日本文学海洋认知形态发生急剧转型，打破古代日本持续千年的“彼岸书写”传统，在日本文学书写中被陆地化、领土化，创作主体开始意识到海洋世界亦是人类的生存空间，是一块蕴藏着巨量财富和资源的“新领土”。本文以《鲁滨孙漂流记》和《海底两万里》两部经典作品的译介为中心，探讨了“西方视角”对日本文学海洋认知转型的重要影响。《鲁滨孙漂流记》中的“开拓荒岛”叙事与《海底两万里》中的“科学新知”，一方面凸显了海洋的资源价值与战略意义，另一方面则通过标榜理性主义、自由平等、科学进步等精神内核构筑“文明”国度对于“野蛮”国度的宰制关系，为日本控制占领海洋、向海外扩张提供合法性说辞。

关键词：鲁滨孙漂流记；海底两万里；日本；译介；启蒙思潮

作者简介：莫嘉茵，讲师，暨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研究方向为日本文学、海洋文学文化。电子邮箱：mojiayin94@sina.com。

Title: **On the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Maritime Literature in Japan**
——Centered on *Robinson Crusoe* and *Twenty Thousand Leagues Under the Sea*

Abstract: After the Meiji Restoration and before the outbreak of the First Sino Japanese War, with the help of the Enlightenment ideology, the cognitive form of Japanese literature on the ocean underwent a rapid transformation, breaking the ancient Japanese tradition of “writing on the other world” that lasted for over a thousand years. The ocean was localized and territorialized,

Received: 25 Aug 2026 / Revised: 08 Sep 2026 / Accepted: 26 Oct 2026 / Published online: 10 Nov 2026 / Print published: 10 Dec 2026.

while the creative subject began to realize that the ocean world was also a living space for humanity, a "new territory" that contained enormous wealth and resources.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two classic works, "*Robinson Crusoe*" and "*Twenty Thousand Leagues Under the Sea*", and explores the important influence of the "Western perspective"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Japanese literature's understanding of the ocean. The narrative of "exploring deserted islands" in "*Robinson Crusoe*" and the "new scientific knowledge" in "*Twenty Thousand Leagues Under the Sea*" highlight the resource value and strategic significance of the ocean. On the other hand, they promote the world order based on the "civilization hierarchy" by advocating the spiritual core of rationalism, freedom and equality, and scientific progress, providing a legitimate justification for Japan's expansion overseas.

Keywords: *Robinson Crusoe;Twenty Thousand Leagues Under the Sea;*Japan;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Enlightenment ideology

Author Biography：Mo Jiayin，Lecturer, Department of Japanese Language, College of Foreign Studies, Jinan University, with research interests in Japanese literature, maritim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Email: mojiayin94@sina.com.

引言

日本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实现现代化，是由对"西方的冲击"作出反应、自上推行欧化主义而展开的。作为社会变迁的一个断面，海洋文学亦概莫能外。在"西方视角"的启示下，日本人关注海洋的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其时的日本文学界正处于"翻译文学"全盛期，虽然反功利主义的"戏作文学"仍广受欢迎，但就创作技法而言，"戏作文学"已进入衰退期，代表日本文学界新兴力量、在日本文学界占中心地位的是翻译文学。拙论以《鲁滨孙漂流记》与《海底两万里》为中心，考察西方海洋文学经典在日本的译介情况，揭示西方海洋文学经典对日本文学海洋认知转型产生的影响。

一、启蒙思潮与西方海洋文学的日语译介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本作家书写海洋，却将海洋视为由神佛主宰的超验世界，且不曾将"海洋文学"视为民族文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日本古老的民间传说《浦岛太郎》中，海洋是可以遇见仙山神龟的玄幻世界。在日本古典文学双壁之一《平家物语》中，海洋不是"劫数难渡的苦海的象征"，就是"落难的皇族和贵族流亡葬身之地"（黄莺 47）。另一部古典名著《源氏物语》的情节略有不同，但也将海洋视为被神意笼罩的边远之地。主人公光源氏谪迁海边期间得到高人指引，成为光源氏重回政治中心的转折点。

日本是一个岛国，与大陆、半岛隔海相望，因此古代日本涉及海洋的作品，其出发点与其说是海洋本身，毋宁说是对于"彼岸"之物的意识、"彼岸"的"神秘性"（铃木健一 3）。古代日本这种将海洋书写为超现实世界的传统范式，拙论统一称之为"彼岸书写"。至于日本文艺评论中出现"海

洋文学”一词，则要等到高桥铁太郎撰写《海洋审美论》（1903）一书。日本海军在甲午战争中获胜，使得海洋成为民族固有文化的载体。但是，早在明治维新（1868）以后、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文学中的海洋认知已历经一番深刻转型，开始认识到海洋对于贸易、殖民与战争的重大价值，为日本侵略邻国、挑起海上战争铺平了道路。

明治维新至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急速转向帝国主义、殖民主义。1868 年，明治天皇睦仁在发布“五条誓约”的同时，还下达诏书，公然声称要“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内閣官報局 65），充分暴露了其勃勃野心与贪婪欲望。开放口岸、对外派遣留学生、发展海运业、仿效英国建立海军、设立海军远洋航海实习制度等举措不仅改善了日本的海上交通条件，亦使日本得以加紧充实海军力量。1872 年吞并琉球、1876 年胁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表明日本正积极尝试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将吉田松阴通过“土地于鲜（朝鲜）满（中国东北）”来“补偿”在同俄美等西方列强交往中失去的利益的扩张主义思想付诸实践（193）。1887 年，日本国粹主义地理学家志贺重昂登上海军练习舰“筑波号”，开始为期 9 个月的巡航，途经库塞埃岛、澳大利亚、新西兰、萨摩亚群岛、斐济、夏威夷等地，并在行记中声称“南洋多事”，局势动荡，鼓动日本国民加紧向“南洋”拓殖。与此同时，中国北洋水师的动向亦让日本耿耿于怀。1890 年，在陆军大臣山县有朋祭出“大陆政策”。同年，伊藤博文策动明治天皇下达敕令，称“海防之备一日不可缓”，从宫内经费拨出 30 万日元以资助“海防”建设（内閣 56）。以上种种动向，无不说明日本统治阶级开始认识到海洋的重要性与价值，将海洋视为“领土”的重要一部分。

尽管如此，文学终究是一时一地人心的艺术再现，建立在无数个人基础之上，日本文学中的海洋认知转型有赖于明治初年启蒙思潮的助推。明治初期大约二十年间（即 1868–1888 年间），日本社会基本上处于打倒旧体制的狂热之中，福泽谕吉、中村正直等启蒙精英热衷于批判旧时代，同时呼吁社会和个人的进步与解放。较具代表性的思想团体明六社大力宣传西方文明，提出自由民权思想，提倡男女平等、一夫一妻制。福泽谕吉的《劝学篇》宣扬“实学”以及西方功利主义思想，被称为明治青年的“圣经”。中村正直译有《西国立志编》（即英国作家萨缪尔·斯迈尔斯的《自助论》）、《自由之理》（即密尔《论自由》）等名著。在西风劲吹的时代，西方小说的译介势在必行，促使许多西方的文学作品被译介到日本，当时的日本文学界也因此进入了“翻译文学”的全盛期。其中，明治时期对当时日本人的海洋认知产生过较大影响的海洋文学翻译作品就是《鲁滨孙漂流记》（1719）与《海底两万里》（1870）这两部作品。柳田泉将这两部作品称为现代日本海洋文学萌芽期的“开篇之作”，“自其进入日本以来，海洋开始在文学层面吸引日本人的注意力”（330）。其中，《鲁滨孙漂流记》的重要作用有二，一是提示日本必须像鲁滨孙那样“绝处逢生”，通过彻底改变自己获得新生，二是小说中“开拓无人岛”的情节对日本后世的海洋文学、日本作为“海国”的发展模式均有所“启示”，而《海底两万里》则提供了大量关于海洋的“纯粹的”“最新的”科学知识（柳田泉《海洋文学と南進思想》 15–17）。如此文学史叙事显然有其非历史的一面，即以线性的知识进步为线索，将“现代性”不加批判地接受过来。

启蒙思潮推崇的理性主义、自由平等、科学进步等精神内核，为日本重新划定自身在世界秩序中的位置、向亚洲邻国扩张提供了一套合法性说辞。就在德国占领马绍尔群岛、英国占领朝鲜巨文

岛的同一年即 1885 年，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悍然发表《脱亚论》，呼吁日本举国上下“万事诸般取法西洋近时文明，不仅要脱离日本的老套，还当于亚细亚全洲重新形成一个轴心，而所举之主义只在于脱亚二字”。福泽认为，非“文明”不能救衰老的日本于水火之中，惟“文明”能使日本与亚洲其余国家的落后状态划清界限，继而以压倒性优势称霸亚洲。“万事诸般”一词，表明福泽谕吉认为日本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发展目标都应以西方为准，欧美各国的“文明”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文明形态，日本以外的亚洲各国则是“老套”“落后”的“野蛮”国家。正如思想家子安宣邦所指出的，“脱亚论”是在“把欧洲对 Orient 的关系转移到日本对落后亚洲的关系上而确立起来的。于欧洲构筑的 Orient 像原封不动地移到日本构筑的亚洲像上来”（82）。

在启蒙思潮的推动下，海洋的资源价值与战略意义日渐凸显，占领海洋、攫取海洋霸权的“全球”视角在日本文学的表述与想象中被唤醒了，海洋已不再是从前那个纯粹的观念世界。即使全神贯注于文艺创作的职业文人，也绝不可能被视作与世隔绝的隐士或空想家，对于那些明显与帝国扩张有关的政治、情感、意识形态、爱国情操乃至种族诉求，不可能无动于衷。那么，1868 年前后出生、被称为“普遍关心社会的一代”（加藤周一 295）的日本作家、译者就更加毋庸置疑了。

二、《鲁滨孙漂流记》中的荒岛叙事

1719 年 4 月 25 日，59 岁的丹尼尔·笛福（1660–1731）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小说《鲁滨孙漂流记》（*Robinson Crusoe*）。小说出版后，大受英国读者欢迎，在笛福生前的 12 年中四次再版。之后，这部以日记体形式写成的第一部英文长篇小说又被译成多国文字，在世界各地流传至今，成为世界文学的经典之作，被称为“18 世纪英国现实主义小说先驱”（唐荫荪 1）。作为一部流传甚广、影响深远的文学名著，大多数人对《鲁滨孙漂流记》的内容都不会感到陌生。鲁滨孙出身于一个优裕的中产阶级家庭，但不甘于舒适享受和庸碌度日，热心海上冒险。第三次航海到巴西时，他成了当地一名庄园主。当鲁滨孙再度远航到西非时，不幸在西印度群岛触礁，全船覆没，仅他一人幸存下来，独自漂到一个渺无人烟的荒岛上，从此开始了不可思议的生涯。小说的灵感来自当时轰动一时的“荒岛野人”奇闻。1704 年，英格兰水手塞尔柯克与船长发生冲突，旅行途中被丢弃在大西洋中的安·费德南岛上。4 年后，一位航海家将其救回英国，此时的塞尔柯克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神情疲惫，几近茹毛饮血的野人。但是，与新闻事件中的水手不同，笛福塑造的鲁滨孙完全是个“新人”，是当时中小资产阶级心目中的英雄人物，也是西方文学中第一个理想化的新兴资产者形象，表现了强烈的资产阶级进取精神和启蒙意识。《鲁滨孙漂流记》标志着 18 世纪海洋文学在西方的兴起，它是“最具英国海洋文学和西方海洋文学精神的重要作品”，“小说中体现的海洋探险、殖民开拓和契约精神成为后来英国和西方海洋文学继承的重要主题”（刘文霞 109）。

“海洋探险”“殖民开拓”的主题在日本现代海洋文学中得到继承，二者集中表现为译介者对于作品中“荒岛开发”叙事的浓厚兴趣。早在明治维新以前，《鲁滨孙漂流记》就被译介到日本。最初的译本由幕末洋学家黑田麴（中文音 qū）庐据荷兰语版本译出，共三卷，译后改称《漂荒纪事》（1850），以抄本形式传阅。此外，还有国学家横山由清重译并自费出版的译本，名为《鲁敏逊漂行纪略》（1857）。进入明治时代以后，直至甲午战争爆发之年，这部小说又被多次译介，重译版本达

七部之多，分别是 1872 年的《鲁敏孙全传》（内藤了庵译、香芸堂出版）、1877 年的《回世美谈》（山田正隆译、自费出版）、1879 年的《九死一生 鲁敏孙物语》（横须贺橘园翻译、大众杂志《驥尾团子》连载）、1883 年的《绝世奇谈 鲁敏孙漂流记》（井上勤翻译、博闻社出版）、1887 年的《新译鲁敏孙漂流记》（牛山良助翻译、春阳堂出版）、1892 年的《鲁滨孙 • 克罗索》（译者不详、儿童杂志《小国民》连载）以及 1894 年的《鲁滨孙 • 克罗索——绝岛漂流记》（高桥雄峯翻译、博文馆出版）。观其二三译序，可知《鲁滨孙漂流记》的魅力与其“荒岛叙事”密切相关。早期译本以荷兰语译本为底本，1850 年和 1872 年版均将“荷兰译者自叙”一并刊出，置于正文之前：

> 此书虽能补地理书之阙如，关于航海纪行的内容亦多，但亦不过是飓风、洪涛、国界海岸线之曲折、方向一类的知识，未如其事迹使人称奇。凡读过此书，对鲁滨孙万般艰辛中的巧思有所知晓者，都应将其活用于自身之神智。吾窃以为，人世之多舛，恰如其命运之多舛，其所记诸项荒岛事宜，每每触及此界之真实，足以启示世人之处不少，实应再三将此艰苦常怀于心，决不生傲慢放纵之心，且听闻其仅以航海术的智识，入无人岛后自学上百门类技艺，经营衣食、建造住所、船只、烧制陶器、栽种谷物蔬菜，完全足以养活自身，不得不感叹人心之灵妙。（デフォー 2–3、英咭利國嘔嘰須 2–3）

鲁滨孙不仅像其他漂流者一样“死里逃生”，更重要的是他在荒岛上“重获新生”。自食其力拓殖荒岛的创举，是标示其“人心灵妙”、超越于常人的里程碑。斋藤了庵译本的序言亦值得关注，该译者对鲁滨孙“开发荒岛”的经验给予了高度评价。但与荷兰语译者序稍有不同的是，斋藤了庵关注的主要对象不是心智有待启蒙的“童蒙”之辈，而是有志于使荒岛“文明开化”的“君子”：

> 此书在英国原为向童蒙讲述之物，以向其荐教动心忍性之法。也有一种固有的说法，即此书带有小说的体裁，并非有迹可循的真实事件。但是，只要各位君子摒除贵远贱近之陋习，熟读玩味之，自亦能似鲁滨孙一般，使一顽固小岛文明开化。（英咭利國嘔嘰須 4–5）

在这段日译者序言中，鲁滨孙的成就来自于其“荒岛开发者”的身份。换言之，并不是荒岛为鲁滨孙提供了求生的希望，而是鲁滨孙的“开发”使荒岛获得了新生。井上勤的译序则兼采了上述两种观点：

> 漂泊孤岛，绝粒断饮，使常人处之，不颈悬崖树，则躯委波臣矣。而数年之久，超卧于蛮烟蜑（中文音 dàn）雨之中。不惟出万死得一生，而兴全岛之理。传千秋之奇谈，皆成于忧惧痛病之大者也。或曰，鲁敏孙事，出小说家寓言，非实有其事。顾子独极言称其美，不殆痴人说梦乎？曰不然。昔人以千金买马骨。而千里马玉者之矣。假志既如此，况于真者乎。（ヅーフヲー 6–9）

显然，鲁滨孙异于常人、令译者称道之处在于其“出万死得一生，而兴全岛”，这是鲁滨孙胸怀大志、名流千古的最有力证据。1881 年，日本人田中鹤吉因前往小笠原诸岛拓荒，获得“东洋鲁滨孙”称号，此后有人为其事迹著书立传，名为《东洋鲁敏孙漂流记：绝世奇闻》（1886）。正文部分前的插图为田中鹤吉的画像，下方附有英文译名“TOYO ROBINSON”。在 1900 年出版的畅销冒险小说《海底军舰》中，樱木大佐建造军舰的秘密基地正是无人岛。军舰研制成功后，故事的主人公柳川龙太郎还根据国际法，将无人岛正式宣布为日本领土，将小岛命名为“朝日岛”。由此便可一窥，《鲁滨孙漂流记》之所以能在日本广为流传并深入人心，是由于其“开发无人岛”叙事对创作者与读者散发出的巨大魅力。

那么，日本人对海洋的兴趣点为什么会从往昔“丰饶富庶的理想彼岸”转移到大海中央孤绝荒凉的无人岛上呢？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曾指出“荒岛”上的事物与鲁滨孙之间存在明显的利益关系：

> 我们这位从破船上抢救出表、账簿、笔和墨水的鲁滨孙，马上就作为一个道地的英国人把他每天的全部活动记录下来。他的财产清册里详细地记载着他所有的各种使用物品，生产这些物品所需要的不同的劳动方式，最后还记载着他制造这种种一定量的产品平均耗费的劳动时间。鲁滨孙和构成他自己创造的财富的物之间的全部关系是如此简单明了，连博得里亚尔先生用不着费什么脑筋也能了解（56–57）。

由马克思的分析可知，“开发荒岛”不止是鲁滨孙个人的成长故事，他充实忙碌的生活同以下过程并行不悖：夺取当地资源来创造私人财富。萨义德认为《鲁滨孙漂流记》“并非偶然地讲述了一个欧洲人在一块遥远的、非欧洲的岛屿上建立了一个自己的封地”，主角鲁滨孙是“新世界的创建者，他为基督教和英国而统治和拥有这片土地”，“是一种很明显的海外扩张的意识形态使鲁滨孙做到了他所做的事——这种意识形态在风格上与形式上直接与为巨大殖民帝国奠定基础的 16 与 17 世纪探险航行的叙述相联系”，这部小说“直接地与在海外积累财富和土地结合起来”（3、95）。在小说中，鲁滨孙既是小岛物产的观察者、记录者，亦是利用者，更是全岛主权的分配者。小岛是“无人荒岛”的这一“事实”，使日本译者将鲁滨孙的一系列行动解读为“开发”，一种将蛮荒之境改变为文明开化新世界的“壮举”。然而，世界上并不存在所谓的空无一物、无人居住的“荒岛”。小说借助“野蛮人”这一标签将海岛上的世居民族非人化，将空间上的领土侵占问题转换为“文明”世界改造“野蛮”世界的问题，进而言之，就是线性进步史观的问题——“文明”世界不仅比“野蛮”世界优越，并拥有改造“野蛮”世界的能力与权力。

三、《海底两万里》的“科学新知”

《海底两万里》是法国科幻小说家凡尔纳的代表作之一，当初以连载形式发表在《教育与娱乐杂志》上的（1869 年 3 月 20 日–1870 年 6 月 20 日）。这部小说和《格兰特船长的儿女》（1867–1868）、《神秘岛》（1874）构成互有联系的三部曲，《海底两万里》是其中的第二部。三部曲均以海洋为题材。

在此之前，麦尔维尔的《白鲸》与雨果的《海上劳工》分别于 1851、1866 年问世。这两部小说表明到了 19 世纪中叶，随着英法等国进一步向海外扩张，海洋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西方读者对海洋发生了浓厚兴趣。凡尔纳显然也注意到了海洋题材。《海底两万里》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法国人阿罗纳克斯是一位博物学家，应邀赴美参加一项科学考察活动。其时，海上出现了一个怪物，在全世界闹得沸沸扬扬。科考活动结束后，阿罗纳克斯正准备收拾行装返程，却接到美国海军部的邀请，于是改弦易辙，登上一艘驱逐舰，参与清剿怪物行动。经过千辛万苦，怪物未被除掉，驱逐舰反被怪物重创，阿罗纳克斯和他的仆人、驱逐舰上的一名捕鲸手都成了怪物的俘虏。这一“怪物”，实际上是一艘不为世人所知的潜水艇，名为“鹦鹉螺号”。为了让闯入者保守秘密，艇长奈莫不许他们离开。阿罗纳克斯一行别无他法，只得跟着潜水艇周游各大洋，途中游历和观看了美丽神奇的珊瑚王国、海底森林、珊瑚墓地、采珠场、海中火山口、海底煤矿、墨西哥湾暖流、古代和新近的沉船、海底电缆、迈尔大漩涡、大浮冰下的冰层，还有传说中的大西洋岛、苏伊士海底隧道等等。十个月后，一行三人终于在极险恶的情况下逃脱，阿罗纳克斯得以将这件海底秘密公之于世。《海底两万里》写的就是他们一行人在这十个月里的经历。凡尔纳将广博的科学知识融汇于小说中，如数家珍地列举了数以百计的海洋动植物，又详尽地介绍了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和南极的海流和大小海岛以及各地的风土人情。研究者认为海洋文学能够为人带来的“理性、感性和意志”这三大类型的特殊兴趣，而《海底两万里》被称为在“理性”层面彰显海洋魅力的杰作（龙夫 22）。

《海底两万里》最初被译介到日本时，有以下 3 个译本：铃木梅太郎翻译、京都山本出版的《二万里海底旅行》（1880）；井上勤译、博闻社出版的《海底纪行：六万英里》（1884）；大平三次译、四通社出版的《五大洲中 海底旅行》（1884）。铃木梅太郎所译的《二万里海底旅行》流传不广，许多研究者都未见过该译本。井上勤的《海底纪行：六万英里》使用汉文对原文进行直译，而大平三次的《五大洲中 海底旅行》采用意译，译文更为流畅、通俗易懂，流传更广。在古代日本的“彼岸书写”范式中，海洋往往是一种“有待被跨越”的障碍物。至于跨越的方式，亦不外乎神仙鬼怪、传奇英雄等超自然的力量。风云骤变、吉凶莫测的海上世界尚且如此，遑论深不可测的海底世界了。当时日本的平民百姓对于海底世界的认识也主要局限于海神、龙王宫殿这类“彼岸世界”。除此之外，海底世界究竟是什么样的，很少有人能作出详尽描述。“除了犯了重罪的罪人和渔夫，一般都坚信大海是龙神、海妖、幽灵的巢穴。”（高橋鉄太郎 174）而在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中，一介凡人亦能搭乘潜水艇畅游海底，这在时人眼中不得不称新奇。明治汉学家依田学海（1833–1909）所写的“序”中就对凡尔纳描绘“海中光景”的方式赞赏有加：

> 说到海中光景，必借龙宫贝阙珠楼琼阁许多脚色。不知作者海腹学问，特借小说出之。凡海中所有鳞介玉石珊瑚琼树，网罗蒐集，巨织无遗，而无一言及神怪奇异者。所谓奇诡倏忽亦情理之必然，不容疑者，非妄诞无稽钩衒怪之，此也。（ヴェルネー《海底紀行：六万英里》3–4）

依田认为，较之以往借助“龙宫、贝阙、珠楼、琼阁”这些玄幻物象虚构出来的海底世界，以渊博学识为依据的《海底两万里》更加合乎人情、事理，接近客观真实的“海底世界”，亦即所谓的

“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学者服部诚一（又名服部抚松）为大平三次译本所写的“序”则进一步指出，凡尔纳的“海腹学问”源自“泰西理学”：

> 泰西理学之博大蕴藉，入之则无所穷极，古来东洋人未能究明之物，皆能推究之，无不能使之明晰之物……古来说天象者众，但仅凭推测下结论，未能升至穹宇测其高度，今由理学之力而生出一新发明称氢气球，可登上缥缈苍穹，尝试实地测量，亦非难事。天界犹能测，何况地理乎……若此书如空中游记、地心游记般奇绝，倒也奇绝，亦不免有架空之嫌，但唯《海底旅行》开讲述海底实况之先。将海洋生物列举无遗者，此前未之有也，可谓学术上之一大奇书。其启发后觉之裨益者，非寻常小说能比。亦可由此知泰西理学之进展。在此写下些许感想，引以为序。（ヴェルネ一《海底旅行：五大洲中 上》 1–4）

“泰西”中的“泰”意为“极”，“泰西”指西方各国。在《世界图象的时代》一文中，海德格尔指出“科学乃是现代的根本现象之一”，其本质是“研究”，而研究的本质又在于把认知自身建立为“程式”，也就是唯有“在法则和规律的视界内”（885、887、890），事实才得以成立，因此研究就是对法则和规律的建立和证明。这种使认知更清晰的过程包括两方面，它通过一个已知之物建立一个未知之物，同时通过未知之物来证明已知之物。从引文中“推究”“实测”“列举无遗”等表述可知，所谓“理学”泛指当时传自西方的科学知识。服部诚一的评价是，虽然小说的海洋叙事并非完全符合客观事实，亦不乏想象的成分，但就其中包含新知识的数量与质量而言，是首开先河的。

在启蒙浪潮中，科学知识可能是最前卫、最可靠的绝对信息。但是，若以今日反思现代性的视角重新审视，无论是日本跨越千年的“彼岸书写”传统，抑或是所谓的“科学新知”，其认知形态都只代表世界观中的一种。关于启蒙理论褒挟的问题，吉登斯指出：

> 一种类型的必然（神的法则）被另一种类型的必然（我们意识的必然，经验观察的必然）所取代，神意被天意的发展所取代……如果理性的范围完全是不受约束的，就没有任何知识能够建立在毫无疑义的基础之上……（42–43）

由此观之，日本对《海底两万里》接受、译介，实际上是一种海洋观、世界观的选择过程。古时乘着“无缝竹编小船”或神龟潜入深海的故事主人公，如今跟随潜水艇“鹦鹉螺号”的路线重游海底。那么“鹦鹉螺号”的奈莫艇长凭什么赢得人心？他没有国籍，不知来自何方，神秘程度不亚于海神或龙王。正如海神、龙王能聚拢虾兵蟹将，海洋生物亦按照进化论秩序被列出先后座次。但数量庞大的新知使奈莫艇长更能传达一种广阔的空间和世界扩张的感觉。闻所未闻的海洋生物、潜艇上的各种特殊功能使得“虾兵蟹将”的阵容大为充实。奈莫艇长能熟练地由海中摄取所需资源，除了氧气、电力、食品、衣服外，甚至还有海藻、雪茄。海底的空间坐标轴不再是唯一的龙宫，还有众多新奇景点等待游览者亲眼见证。书名中的“两万里”行程若换算为公里，达 11 多万公里，而实际指的是古海里，一古海里合 5.556 公里，因此潜艇在十个月中的行程几乎要绕地球赤道 4 圈。在

深海展开一场如此漫长的旅程，若以古代日本人的海洋印象预判，此行若无神灵相助，必然伴随重重艰险。然而，在《海底两万里》中，奈莫艇长等人却能运用科学知识、机械技术轻松驾驭海洋，向一般人提示了深入海洋的可能性与可行性，尽管其中展示的新科技在当时尚未被发明出来，一些“测量”数据亦未必完全符合客观事实。因此，《海底两万里》最大的贡献并非传递真知，而是传播了想象海洋的全新范式。小说一连串详尽无遗的海底叙事，首先用想象力开垦、征服了海洋，画出了海底地图，让后来者找到了探索新世界、大胆远航的动力和勇气。

结语

明治维新后、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文学海洋认知形态发生急剧转型，海洋首次在文学书写中被陆地化、领土化，即创作主体开始意识到海洋世界亦是人类的生存空间，是一块蕴藏着巨量财富和资源的“新领土”。拙论以《鲁滨孙漂流记》和《海底两万里》的译介为中心，探讨了“西方视角”对日本文学海洋认知转型的重要影响。《鲁滨孙漂流记》中的“开拓荒岛”叙事与《海底两万里》中的“科学新知”，刺激了日本人的殖民扩张意识，为日本控制和占领海洋提供了文学理路。

在日本古代持续千年的“彼岸书写”传统中，海洋一直被看作神秘的、具有超自然力量的通道，联通着“人世”与诸种“他界”，海洋深处便是“世界的尽头”，深入大海意味着现世生活的中止。然而，在《鲁滨孙漂流记》和《海底两万里》两部西方经典中，海洋的传统形象遭到颠覆，以往那个神仙鬼怪独占的“无人之境”，转而成为人类亦可涉足的“新世界”，亦即一片可以借助科学知识加以探索、开辟的“新大陆”“新领土”。这里是一片全新的生活空间，凭借不断丰富的智识，人类不仅有能力在此自由往来，亦可对其进行改造，甚至定居于此。往昔的大海很大程度上只是日本人精神世界中的特定场所，而当时则逐渐转变为名副其实的“生存空间”，人类可以在此进行“无数活动和实践的地点”。伴随人类“智识”“理性”的无限进步，其生存空间亦将无限延展——这是日本译介者意欲借重上述两部小说阐发的主题思想。像“无人荒岛”与“海底”这类地点，原本应是海洋最偏僻、最为人迹罕至的角落，至此再也无法保持神秘玄幻的特性了。

事实上，在这两本西方经典小说译介到日本的 19 世纪 70、80 年代，日本小说界正处于凡尔纳翻译热潮中。自 1878 年川岛忠之助翻译的《八十天环游地球》出版，主要作品被相继译出，这个高峰期一直持续到 1888 年。这时期，除了《海底两万里》《八十天环游地球》，凡尔纳被译介到日本的作品还有《环游北极》《环绕月球》《非洲大陆三十五日空中旅行》《地心游记》《太阳系历险记》等。日本科幻文学研究者长山靖生认为在这些译作的标题中，“环游地球”“海底”“北极”“月球”“非洲大陆”这类词语均传递出辽阔的空间感，“充分反映了日本人对广阔世界的强烈的好奇心，这种好奇心还有些过激，超越了普通的世界地理，不仅被吸引到非洲、北极这样的边疆地区，还有如海底、海心，甚至到了月球”(19)。由此观之，《鲁滨孙漂流记》与《海底两万里》为日本带来的是一种“全球视野”下的海洋书写，它从高处俯瞰地球内外，并试图将全世界各个角落尽收眼底。在此意义上，空间被统一，或者说被“西方视角”同质化了。无论是海洋，抑或是岛屿、大陆、极地等陆地，都有可能成为人类生活的空间。如果说日本古代的“彼岸书写”往往将海洋与陆地截然二分，那么在“西方视角”的启示下，日本文学中的海洋由“彼岸”迅速转型为“人界”，海陆由此连成一个亟待开拓的整体。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日本古代海洋文学研究”（项目编号：24CWW013）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 declares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ORCID

Mo Jiayin [ID] https://orcid.org/0009-0006-6839-1644

引用文献【Works Cited】

デフォー：《魯敏孫漂荒紀事 卷 1》，黒田麹廬译。译者自笔写本，1850 年。

[Daniel Defoe, *Robinson Crusoe*. Translated by Kuroda Kikuro.Self written manuscript, 1850.]

英咭利國嶇嵎須：《魯敏孫全伝 上》，斎藤了庵译。香芸堂，1872 年。

[Daniel Defoe, *Robinson Crusoe*. Translated by Saito Ryoan. Koundo Publishers, 1872.]

ヅーフヲー：《魯敏孫漂流記：絶世奇談》，井上勤译。博聞社，1883 年。

[Daniel Defoe, *Robinson Crusoe*. Translated by Inoue Tsutomu, Hakubunsha Publishers, 1883.]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11 年。

[Giddens, Anthony.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Translated by Tian He, Yilin Press, 2011.]

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下）》，孙周兴译。上海三联书店，1996 年。

[Heidegger, Martin . *Selected Works of Heidegger Vol.2*. Translated by Sun Zhouxing, Shanghai Joint Publishing Co.,Ltd., 1996.]

黄莺：《日本海洋文学的形成和发展》，段汉武：《海洋文学研究文集》，海洋出版社，2009 年。

[Huang Ying,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Japanese Maritime Literature”, *Collected Works of Marine Literature Study,* edited by Duan Hanwu, Ocean Press, 2009.]

加藤周一：《日本文学史序说 下》，叶渭渠、唐月梅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 年。

[Kato Shuichi. *Preface to the History of Japanese Literature Vol.2*. Translated by Ye Weiqu and Tang Yuemei,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1.]

ヂュールス・ヴェルネー：《海底紀行：六万英里》，井上勤译。博聞社，1884 年。

[Jules Verne. *Twenty Thousand Leagues Under the Sea*. Translated by Inoue Tsutomu, Hakubunsha Publishers, 1884.]

ヂュールス・ヴェルネー：《海底旅行：五大洲中 上》，大平三次译。四通社，1884 年。

[Jules Verne. *Twenty Thousand Leagues Under the Sea*. Translated by Ohira Sanji, Shitsusha Publishers, 1884.]

子安宣邦：《东亚论：日本现代思想批判》，赵京华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 年。

[Koyasu Nobukuni. *The Discursive Practice Series Dong Ya Lun*. Translated by Zhao Jinghua. Jilin People’s Press, 2004.]

刘文霞：《大海的回响：西方海洋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年。

[Liu Wenxia. *Echoes of the Sea: A Study of Western Maritime Literature*,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17.]

龙夫：《回归大海的倾诉：日本学者论海洋文学发展》，《海洋世界》，2004 年第 7 期，第 22–23 页。

[Long Fu. “Confession of Returning to the Ocean : Japanese Scholars Discuss the Development of Marine Literature”, *Ocean World*, 2004(07), pp.22–23.]

马克思：《资本论（根据作者修订的法文版第 1 卷翻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年。

[Marx, Karl , *Capital* (translated from Vol 1 of the French version revised by the author),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1983.]

长山靖生：《日本科幻小说史话——从幕府末期到战后》，王宝田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

[Nagayama Yasuo. *An informal history of Japanese Science Fiction: From the Late Edo Period to the Postwar Era*. Translated by Wang Baotian.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12.]

爱德华・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三联书店，2003 年。

[Said, Edwar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Translated by Li Kun, The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Ltd., 2003.]

鈴木健一：《海の文学史》，三弥井書店，2016 年。

[Suzuki Kenichi,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Sea*, MIYAISHOTEN Co Ltd., 2016.]

高橋鉄太郎：《海洋審美論》，文明堂，1903 年。

[Takahashi Tetsutaro, *Maritime Aesthetics*, BunMeido Publishers, 1903.]

唐荫荪：《译序》，丹尼尔・笛福：《鲁滨孙漂流记》，唐荫荪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 年。

[Tang Yinsun, *Translation preface*, in Daniel Defoe, *Robinson Crusoe*. Translated by Tang Yinsun.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Press, 2015.]

内閣官報局：《法令全書 慶応 3 年―明治元年》。内閣官報局，1887 年。

[The Bureau of the Japanese Cabinet Gazette, *Collection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1867–1868*, The Bureau of the Japanese Cabinet Gazette, 1887.]

内閣：《勅語類・明治詔勅・自明治元年至同二十九年十二月・乾》。国立公文書館デジタルアーカイブ（https://www.digital.archives.go.jp/file/4123186），2026 年。

[The Japanese Cabinet, *Imperial Rescript・Meiji・1868–1897.12・vol.1*, Digital archives of the National Archives（https://www.digital.archives.go.jp/file/4123186), 2026.]

柳田泉：《明治時代における海洋文学》，川村伸秀編：《柳田泉の文学遺産　第一巻》。右文書院，2009 年。

[Yanagida Izumi. “Maritime Literature in the Meiji Era.” *Literary Heritage of Yanagida Izumi*, vol. 1, edited by Kawamura Nobuhide, Yubun Shoin, 2009.]

柳田泉：《海洋文学と南進思想》。日本放送出版協会，1942 年。

[Yanagida Izumi. *Maritime literature and the ideology of Southwards*, Japan Broadcasting Publishers Association, 1942.]

吉田松陰：《日本思想大系 54 吉田松阴》。岩波書店，1982 年。

[Yoshida Shoin, *Collection of Japanese Thinker Vol.54 Yoshida Shoin*, Iwanami Shoten, 1982.]